

# 俞涉手记

## 昨天那些事儿

壬辰年 张金泉 书

昨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值得回忆的。我，一个逾涉一甲有零的松江人，恰逢历史大变迁的世道，从旧社会来到新社会，从「爬泥虫」变成了大学生，从田埂走入了城市，从草房住进了高楼，从百姓转为区级领导干部……就这一点而言，我的经历好像也带有点「传奇」色彩。回想起来，在人生旅途中遇到的一想也没想到，想也不能想，想也不敢想」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新中国的建立，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了祖国大地，无论是松江还是我个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值得回忆的事情比比皆是。余喜好记写，故利用退休后的闲暇时间又撰写了这本《逾涉手记——昨天那些事儿》。

记住当年是为了指点今天，点击昨天为的是揣测明天。尘封昨天者自有其道理，回味昨天者也有其思考。我记写的昨天那些事儿：有亲历的，有听说的；有社会的，有个人的；有工作的，有生活的；有松江的，有别处的；有叙事的，有思考的……敝人不遗余力写下这些昨天的故事，旨在作记忆留存，盖因我是学过一点历史的人。

「嘟嘟嘟，骑马到松江。」小时儿歌今未忘，让我们记住难忘的昨天，打拼奔腾的今天，开创更加璀璨的明天吧！

张金泉◎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 目 录

序 .....	冯国勤	1
自序 .....		2
盛家埭 .....		1
孩童 .....		3
入学 .....		5
捕鱼捉黄鳝 .....		7
看牛团 .....		9
钓蟹 .....		11
上泗泾 .....		13
吃饭勿要钱 .....		16
情燃细林山 .....		18
峰泖村畔攻读 .....		20
从田头走向大学 .....		22
在“文革”那个时候 .....		24
疏散 .....		26
婚事 .....		28
走丹阳 .....		31
尚福春 .....		34
入党 .....		36
鹿回头 .....		38
文档情结 .....		40
一棵棵梧桐一株株黄杨 .....		42
修志 .....		44

四十抒怀 .....	46
“大专和尚” .....	48
考察洗礼 .....	50
上“台” .....	52
挖鱼塘 .....	54
翻三番 .....	56
无工不富 .....	58
飞走的“皇冠” .....	60
探“路” .....	62
佘山春来 .....	64
党校“加油” .....	67
电视台亮相 .....	69
莘松飞彩虹 .....	71
难忘的记忆 .....	73
兴国考察 .....	75
大江增资 .....	77
“猪肉县长” .....	79
“3·6”龙卷风 .....	81
感知香港 .....	83
住房的变迁 .....	85
“股民” .....	87
彩电票 .....	89
台办主任 .....	91
母校情深 .....	93
一份未执行到底的文件 .....	95
转岗 .....	97
北京发言 .....	99
学长朱开轩 .....	101
一城三片 .....	103
联海桥 .....	106

尤尼翁公司 .....	109
同唱“一台戏” .....	111
中山中路 .....	113
地铁梦圆 .....	116
十七张出席证 .....	118
北戴河“充电” .....	120
三个集中 .....	122
“妹妹你大胆地走” .....	124
新城凸显 .....	127
夜巡黄浦水 .....	130
一平方公里 .....	132
别了,松江“县” .....	134
三次签约 .....	136
量出为入 .....	138
预算工作委员会 .....	140
月湖映月圆 .....	142
自行车 .....	144
松江人不会忘记 .....	146
欢乐慈善情 .....	148
最高荣誉 .....	150
松江方言 .....	152
卸任 .....	154
旧笔记 .....	156
苏堤遐想 .....	158
且喜上海欢乐谷 .....	160
草堂图 .....	163
江秋好地方 .....	165
边关行 .....	167
大爱无疆 .....	169
退休人儿也璀璨 .....	171

## 附录

路在哪里·····	173
一步一个脚印·····	176
种植业土地相对集中·····	178
乡镇企业与国际市场接轨·····	188
沪杭铁路和松江发展·····	196
机遇与松江工业区·····	204
关键是发展经济·····	212
保持松江城区河水清澈·····	219
深化“双学双比”·····	227
肝胆相照 共谋发展·····	229
市场经济和纪检工作·····	233
认真履职 努力工作·····	235
加强镇级预算监督·····	239
对人民负责 为人民服务·····	243
后记·····	247

## 序

时光荏苒,我和金泉同志相识已二十二年。还记得那是1988年,我们一起参加上海市赴香港考察的中国管理和行政人员研讨班,短短数周,结下了深厚友谊。去年,我担任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后,又和金泉同志不期而遇,开始为推进上海的慈善事业并肩作战。老朋友再度携手,不亦乐乎?我欣然为金泉同志的《逾涉手记——昨天那些事儿》作序,也是我们情谊的纪念。

生于松江,长于松江,奉献于松江,金泉同志对松江有着很深的家园之情。尤其是1979年回松江工作后,金泉同志经历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松江改革发展的全过程,为松江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殚精竭虑,倾注了很多心血和汗水,做出了重要贡献。退休之后,金泉同志依然心系松江这块他为之奋斗几十年的热土,发挥自己亲历亲为的优势,笔耕不辍,温故鉴今,令人敬佩。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当我拜读金泉同志的佳作,其笔墨之间流淌着他晚年的职志、激情与憧憬,依然回荡着往日的青春热潮,书中所写的点点滴滴,既反映了他如何从一个农民的儿子走上区级领导岗位的过程,又记载了松江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一些事儿,读来使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艰辛的岁月和鼎革的年代……

愿此书刻录的感慨记忆犹如生命之树常绿常青!



(作者系第十一届上海市政协主席、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 自序

昨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值得回忆的。我,一个逾涉一甲有零的松江人,恰逢历史大变迁的世道,从旧社会来到新社会,从“爬泥虫”变成了大学生,从田埂走入了城市,从草房住进了高楼,从百姓转为区级领导干部……就这一点而言,我的经历好像也带有点“传奇”色彩。回想起来,在人生旅途中遇到的“想也没想到、想也不能想、想也不敢想”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新中国的建立,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了祖国大地,无论是松江还是我个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值得回忆的事情比比皆是。余喜好记写,故利用退休后的闲暇时间,又撰写了这本《逾涉手记——昨天那些事儿》。

记住当年是为了指点今天,点击昨天为的是擂响明天。尘封昨天者自有其道理,回味昨天者也有其思考。我记写的昨天那些事儿:有亲历的,有听说的;有社会的,有个人的;有工作的,有生活的;有松江的,有别处的;有叙事的,有思考的……鄙人不遗余力写下这些昨天的故事,旨在作记忆留存,盖因我是学过一点历史的人。

“嘟嘟嘟,骑马到松江。”小时儿歌今未忘。让我们记住难忘的昨天,打拼奔腾的今天,开创更加璀璨的明天吧!

张金泉

2010. 10. 08

## 盛家埭

盛家埭，一个位于当时归江苏省青浦县管辖、后属上海市松江县佘山陈坊桥镇西面、江秋潭东面的小自然村庄。村庄因河而建，房屋坐落河北，呈东西走向。大门朝南排列，长约500米。村庄东接殷家桥，南望泗水湾，西近杨家堰，北临窑浜和沈家湾。盛家埭村中间有一座去河南和陈坊桥镇的小木桥供通行。全村庄有盛、殷、张、宋姓等二三十户，近百来人。张姓人居居于村最东北面，与东横头的殷家拉开约100米距离，村西横头最西面居住的为盛姓人家。

夫人者，皆赤条条来也，概莫能外，鄙人亦然。1942年3月31日，农历马年二月十五日鸡鸣时，也就是丑时（凌晨1至3时），本人就呱呱出世于盛家埭张家宅的一间草屋内。呜呼，张家鸡鸣时添丁，盛家埭又多了一个小团。出生伊始，我被取名金泉。这名字一听就比较土气，一看就知道是乡下农村人家出身的小孩。但读惯了还是很好听的，蛮上口的。

当时农村孩子出生尤其是农村无文化人家，自家不会给小孩起好的、吉利的名字，一般要请算命先生起名。母亲告诉我说，那替我算命的人手指一掐，“金木水火土”五行一算，就取名“金泉”。乡下人理解金泉的喻意就是“金”多“水”多，金如泉涌一般，是个荣华富贵之名。“张金泉”三字就这么叫下来了。不过，那时盛家埭人都唤我“阿金”，用沪剧《庵堂相会》中陈宰庭回答金秀英问“尊姓大名”的那调可唱成：小名两字叫阿金，从小请人算过命，故而大名三字叫张金泉。以后我们兄弟三人的名字就按金、银、铜的顺序排列，二弟叫银泉，三弟叫同泉（不知怎么后来去了个金字旁）。两个妹妹的名字是随便起了，大妹叫海芳（小名小妹），二妹名菊芳。虽一家人“金银铜”全有，但家境就是好不起来。

我来到世上的时候，名字虽然取得蛮好听的，但出生时机却不好。屋漏又遇连夜雨。饱受内战之苦的旧中国又遇到了外患。那时正是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中国的时候，老百姓终日惶惶不安，逃难的人很多，城里和镇上的人都到比较偏僻的农村来避难。到盛家埭来的人也不少。听祖父和父母亲说，有一年秋天，陈坊桥河东有一人家请了一些人正在帮助收稻、挑稻，日本兵从佘山塔弄那里突然闯来，不问青红皂白开枪并用刺刀乱刺，当场杀害了这些帮助挑稻的人，盛家埭一般姓人家也有人在那次惨案中被杀害。还有一次，日军飞机来扔炸弹，许多老百姓躲在我家北

面千步泾余青公路桥下河里的船上,没想到日军飞机对准那公路桥扔炸弹,桥下百姓被炸得血肉横飞,可怜众生无辜被杀害。还有一次,在天马山新镇北面官塘河的阿王摆渡口,不少老百姓正登船渡河,日本兵冲过来一阵机枪扫射,百姓一个个倒下,鲜血顿时染红了官塘河水。我那时虽然还不知、不懂这些事,但战乱之中,当时大人物的愤怒、痛苦和担心是可想而知的。可见我出生后,名字虽取得不错,“水”倒是也有的,不过那绝对不是“金泉”水,更不是福泉之水,而有的倒是充满着中国人民苦苦挣扎、国弱家贫的“苦水”,还有那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民众饱受内乱外侮的“祸水”。

1949年一声春雷响,穷苦人民得解放,盛家埭也获得了新生。盛家埭除一户被划为地主外,其余绝大多数人家从此得翻身。本人也从苦水里、田埂上逐步走了出来……

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在松江县人民政府担任常务副县长分管财政工作时,曾讲过“本人名字虽蕴涵‘金如泉涌’、有财富如泉的意思、但根本不灵验”的话。当时也有人戏言“金泉”同志分管财政,恰到好处。但那时的农业大县成不了富裕之地,县里的财政收入少得可怜,根本无法涌金钱(松江话“泉”音同“钱”)。1989年,松江全县财政收入只有2亿元多一点。到了21世纪初,松江的财政收入真的开始涌“金”喷“泉”了,不过那完全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指引的结果,是坚持改革,坚持开放,实施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使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结果。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佘山江秋盛家埭一带村庄示意图

(作者:朱荫能)

## 孩 童

我家世代与农村、农业、农民和农家结缘，世代与烂泥打交道，本人真可谓是实实在在的土里生来土里长的人。当时的农村人家，乞求神灵保佑的想法非常普遍。小时候，我受大人的影响，也早有敬供祖先和上天的思想。祭祀时大人们磕头，我也跟着跪拜。年初一早晨，穿上母亲用土布做的新衣服和新鞋子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门外去看放“高升”（鞭炮）。向长辈拜过年以后（那时没压岁钱），最高兴的事就是帮大人们到客堂里去点香烛，用自家做的年糕等供奉上天。那时几乎每家每户都在八仙桌上供奉一副香烛。我们张宅三户共用一个客堂，三副香烛在客堂正北面靠墙的桌上纵向排列供着，后面墙上还挂有彩色福、禄、寿三星图，很是好看，特别有过年的味道。年初三重复初一的程序，照样还要上香点烛，谢天谢地，小孩子们自然又是一天的欢天喜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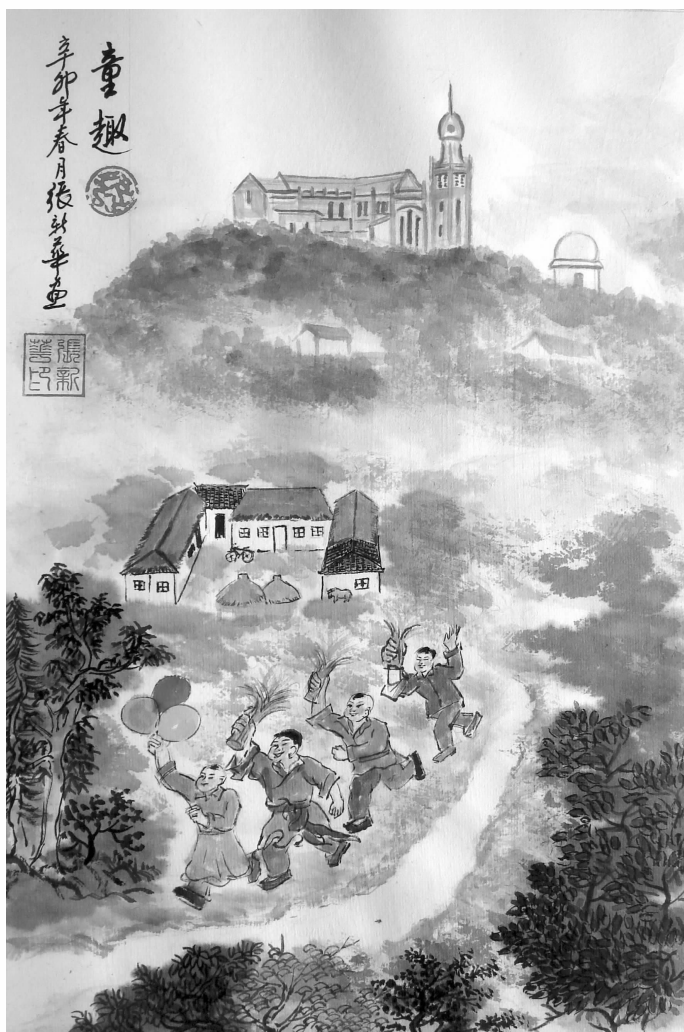
过了年就会盼望正月十五的元宵。到了这时候，家家户户会磨糯米粉做团子，白团子为肉馅，绿团子（一般用南瓜叶作色料）为豆沙馅。我喜欢肉馅的，那时刚蒸好时一次可吃10来个。同时，还要做一些用荠菜做馅的“稻棵馅圆团”，作为晚上点香烛时的供品。这“稻棵馅团”要做得大，大人们说，圆团做得越大，当年水稻的稻棵会长得越大，收成会越好。吃过晚饭点好香烛以后，我们小孩就要跟着大人们到田里去“放野火”。只见那时的田野里到处是用稻草点燃的火把，煞是好看。“放野火”为的是祈求当年有个好收成。我也听说有人一边“放野火”，一边喊“大家好，大家好，自家田里长棵稻，别人家田里出棵草”的，当然这是戏话而已。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那时，我母亲总要裹一锅粽子，有肉粽和赤豆粽（三角粽）两种，味道是相当的好，我一顿可吃两只。端午节家家大门口都要挂艾蓬、石菖蒲和干大蒜头，以驱除各种邪气。我家也会事前备好这三样东西，把它们扎在一起，挂在门口。另外，大人们还弄些雄黄酒喝或者涂在我们小孩的额头上，防止蛇虫、百脚（蜈蚣）侵害。至于端午节吃粽子的习惯与纪念屈原投汨罗江这事有关，我还是以后才知道的。

到了农历的七月三十，据说是地藏王菩萨生日，家家要在阶沿石、门口等地上点上地藏香，也称插“棒香”。同时在客堂里要点上香烛，供上瓜果时鲜，插上鸡冠

花、凤仙花及即将成熟的“稻穗头”等,乞求神灵保佑并赐予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我特别喜欢在地上到处插上棒香,觉得蛮好看的。第二天早上起来还要把棒香不能燃烧的下半截拔起来玩,觉得蛮有意思的。

那时,每年还有几次祭祖的仪式。所谓祭祖,农村中叫“过时酒”,就是烧上一些菜摆在桌上,再摆上不少的酒盅和筷子,点上香烛供奉祖先,末了磕头烧锡箔。一般清明、七月半、冬至、过年等时候有这样的“时酒”。我们小孩倒不是喜欢什么“时酒”,主要是祭祖后的菜可以饱餐一顿,所以特别起劲,也特别盼望。



旧时农村孩童农历正月十五“放野火”情景(作者:张新华)

## 人 学

相比于现在的小孩来说,虚龄十岁的我才进入小学读书,是个名副其实的“大龄”小学生。但这个年龄能够入学,还是非常幸运的。要不是毛主席和共产党,要不是解放,我还上不了小学呢!

1949年5月13日松江解放,这是我长大以后才知道的。那时,我们在农村也没有看见有交火战斗的情况。解放上海激烈战斗的情况,我还是从电影《战上海》中看到的。那时农村消息闭塞,活动半径就那么一点点儿,像我们小孩根本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除了眼前看见的,其他一概不知。

我家在殷家桥黄家南面的黄字圩尾角头有三块农田,我祖父和父亲在每年的谷雨以后都要用船把水车载到那里,在“车基”上摆水车,俗称“排车”,供“打水”(灌水)用。水车分上车与下车,上车是圆盘状的木质传动装置,下车为汲取河水的长形木质连动取水设备。一般田地经耕翻以后,再晒上几天,就要让牛拉水车给农田“上水”。天热时还要搭个“车基棚”挡太阳光。大人们在田里劳作,小孩就会在“车基”上照看牛打水,有时还要在牛屁股上抽上几鞭,让牛走得快些,多打些水上来。我有时还会在车盘的架子上斜翘绑根木棍作为推柄,用人力帮助牛推车,可谓牛拉人推,合力上水。当然,大多时间我还是在水车的出水沟里玩水,用流水来推动用蚕豆和豆梗等制成的转动装置,其乐无穷。

1949年5月的一天,我家黄字圩那几块田还没有耕翻,还没有“上水”。我和母亲等抓紧时间,抢在上水前在那里的田里拔了不少草。拔下的草在田里初晒后还要运回家里的场上反复晒,晒成草干储藏,用于喂牛。因黄字圩在我家南面且有河流阻隔,离家较远,通常我们中午不回家,早上出门带点饭,就在田头吃中饭。那天中午,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只听见远处传来轰隆响声,先是看见北面千步泾那里的公路上方飞起好多东西,然后冒出烟雾。等一会又看到陈坊桥那里的公路上也出现了同样的景象……后来才听说,那是国民党军队溃退时炸桥切断青浦到佘山公路的爆破。我那时看到的正是千步泾和陈坊桥公路桥被炸掉而冒上来的烟雾。很快,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来了,家乡解放了!但那时我也不晓得什么叫解放,后来就看见有些人拿着三角形和长方形的各种颜色的小纸旗子在举行各种活动,也看见有些有钱人家(应为地主)的东西,如床、凳、家具和衣服等拿

出来被分掉了……

解放前,我家因兄弟姐妹多,家里又穷,我一直进不了学堂门。解放后,我终于也有机会上小学了。1951年下半年,我跟着同村人殷光生,去陈坊桥中心校报名上小学。那教导主任好像姓鲍,看见我人已比较大,超过了一般上小学的年龄,他就很严厉地问我:“读得出吗?”我也忘记了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但我心里是蛮害怕的。就这样我一边刻苦读书,一边还经常帮大人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带弟妹是我首先要做的事,白天大人们都不在家,邻里人家也没大人在家,我们一帮小孩经常在一起玩捉迷藏和“造房子”等游戏,有时还要到家里“偷”点可以吃的东西拿出来大家分吃呢!但不管怎么说,我终于成了一个读书人。

记得小学同班同学有陈伯华、陈锦泉、刘汉金、徐小弟、徐金龙等,他们的年龄一般也比较大了,大家都是农家子弟,读书都很认真。我那时读书要从盛家埭走到陈坊桥,经过的都是田间小路,每天来回,风雨无阻。那时读书,连写毛笔字用的砚台也买不起。我便找了块比较细腻的瓦板薄砖,用水浸透后,将六个面磨光,再在上面凿出砚台形状的凹槽,用于加水磨墨。用那东西磨出来的墨汁很淡,所以那时在描红簿上描的字都不是深黑色的。当时上学也没有可以背在身上的书包。我就用几层牛皮纸糊成一张方的较大的厚纸,作为包书籍用。用过一段时间后,牛皮纸破了再糊一层继续用。后来,妈妈用土布给我做了个能背在肩上的书包,也算是鸟枪换炮了。



20世纪80年代初盛家埭农村小孩的托儿所生活

## 捕鱼捉黄鳝

萝卜干当菜，酱油汤拌粥，是小时候我家及周边人家常见的伙食。为了有点荤腥菜吃，那时我常常去捉黄鳝、泥鳅、鱼虾，摸河蚌等水生动物来改善家庭伙食。我虽不是渔民出身，但从小在农村的小河边、塘潭旁、水田间、泥沟中摸弄，在风雨中跌打滚爬，捉鱼摸虾不但喜欢，而且还比较在行。黄鳝，有地方叫长鱼。捕捉黄鳝的方法有用钩钓、用篓张捕、在泥土中挖等多种。还可在夜间提着灯捕捉，佘山那里称之为“搭黄鳝”。那时我家买了20多个由竹篾编成、黄鳝只能游进去、无法出来的黄鳝篓（直角形的，本地的短，苏北的长称弯篓，也可放在河里捕捉河虾等）。每天下午先是用铁镢去镢蚯蚓（蚰蜒），再用竹签穿住的蚯蚓放进每一个篓中，将篓的盖子盖好后，再把这些篓子置于黄鳝晚上出没的岸边、沟边或塘里，称为“张黄鳝篓”。因黄鳝喜吃蚯蚓，晚间出来闻到蚯蚓味就会从篓两头的逆锁口那里钻进去吃。对不住，只要钻进去，就别想出来了。第二天早上将这些篓子收回，只要用手一摇，就知道里面有没有东西，打开篓盖就可将篓里的黄鳝或泥鳅倒出来了。有时那黄鳝篓里也会有蛇钻进去的，但摇动时的响声是“朴朴”的，很可怕的。天气较闷热的时候，黄鳝一般晚上都要从洞里爬出来，躺在水田间或沟渠里。所以晚间用提灯到田里去“搭黄鳝”时，一经发现，就用黄鳝夹子（用竹片制成的像剪刀样夹具）夹住拿上来放进篓里，弄得好，一次也能捕上二三斤。与“搭黄鳝”一样的还有“搭田鸡”，即晚上拿着灯（当时是用放在山筐里的油灯来照明的，视线不清，后来改用手电筒）到青蛙（松江话“田鸡”）出没的地方去寻找，一发现就要轻手轻脚地过去用叉子将它叉住放进篓里，这样就算到手。当然，白天还可到田里用蚱蜢之类作诱饵去钓田鸡，也可用鱼叉去直接叉田鸡。那时也不知青蛙是益虫，农村中只要捉到就吃，尤其是“青毛豆烧田鸡”味道是很鲜的。还有挖泥鳅（佘山那里叫“垦河鳅”）也很有趣。秋收以后，稻田里有不少泥鳅和黄鳝准备越冬，它们在洞里不停地运动，附近土中肥力上升，其上面的草就长得十分油亮，十分兴旺。尤其是雨后田中有积水时，那泥鳅在洞里闷得慌，直往洞的上面挤。因此，那时到田里看见一处草多草黑（植物叶子深绿油亮，松江话称之为“黑”）的地方一铁镢下去，把土翻过来，通常收获一条泥鳅是十拿九稳的。但黄鳝往往钻得很深，它打的洞弯弯曲曲，好长一段，要费点力气才能挖到。

以前农村河道中的鱼是很多的。打从油菜开花开始,只要水田开缺(出口)向河里放水,河里就有鱼逆水而上向田里游。所以,油菜田的沟里往往会有不少的鱼,称菜花鲫鱼或菜花塘鲤鱼。根据鱼喜欢逆水而上的习性,农民们制作了一种捕鱼工具叫“退笼”。“退笼”用竹片网孔状编就,长圆形,中间是空的,头上有个当地叫“逆锁”的装置,尾部是个“盖头”,拆开盖头可把鱼倒出来。它是一种运用“逆锁”原理使鱼游进去就不能退回去的捕鱼工具。所以每到黄梅季节天降大雨,田间积水增多时,我就高兴,因为可以去放置“退笼”了。雨后农田里大量积水要往河里排,水流也很急,在出水口放置一个“退笼”(必须头朝河里),用土和草等将笼子周围压住固定好,一个半天就可捕到不少鱼。不过放置了“退笼”会使农田出水速度减慢,所以一般别人家田的出水口是不能随意让人去放置“退笼”的。

另外,那时到田里去拾田螺、戳田螺(用简单竹杆作工具),到水沟里、河塘边去摸螺蛳和赶网(一种兜捕鱼虾的工具)捕鱼捉虾,我也很喜欢。下河去摸河蚌等虽会弄得浑身是水,但也是很有趣的。带回家的鱼、虾、螺蛳等,母亲都会做成美味的菜肴。那时,农户人家饭桌上的水产品一般都不是买来的,而是自己捕捞所得,这样的家常菜特别有味,也特别香甜,我家的情况也这样。



当年在农村河浜中下网捕鱼情景画  
(作者:张新华)

## 看牛团

京剧《红灯记》有句唱词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解放初我开始在陈坊桥中心校读书，后来我们村里办了泗角村村校，我便回到村校读书，五六年级时又回陈坊桥中心校读书。大概1953年前后，从小学二三年级起，我就一边读书，一边能帮大人们做点事情了。烧饭、扫地、割草，做一般家务等都已比较熟练。尤其是到夏收夏种的农忙季节，帮大人做点小孩“活”也是很多的。那时的我，不仅是个“小帮工”，还是个“看牛团”。放学后，一般先要放牛，然后再回家烧晚饭。到傍晚，才能点上煤油灯做作业并温习功课，往往要弄到深夜才睡觉。那年代既没收音机又没电视机，晚间灯光虽很昏暗，但安静得很，容易静下来专心复习功课。

那时，我家养有一头水牛，故而有牛棚和拴牛用的牛石桩场（用砖铺成、有固定拴牛石的硬场地）。放牛，余山一带叫“看牛”。耕牛是个宝，种田不可少。当时田地的耕作全靠老牛来承担。那牛确实辛苦，因而我们对牛的喂养照料也是很周全的。农忙时，不论上午、下午，老牛耕作休息时一般吃割好的现成的草。下午耕作一段时间后，就要把牛牵上岸来让它在岸边吃鲜活的青草，这就需要一个人牵着照看它的行动，这项工作我几乎天天做。当那牛吃得差不多饱了的时候，就把它牵到河边，让它咕噜咕噜地去喝足水（松江话把大口喝水戏称“牛吃水”，其源即在于此），然后牵到牛石桩场或大树下拴好，让它休息。

看牛任务结束后，我还得赶紧回家去烧夜饭。当时，粮食紧张，我家晚上经常是烧稀饭吃的。那时我家有祖父和父母亲三个大人，再加上我们弟妹几人，要烧一大锅粥才够全家人吃。那锅粥在农村柴灶上起码要煮一个多小时，反正那时大人们的农活要干到晚上八点来钟才结束，所以煮粥时间还是挺充分的。夏天天热，我把粥烧好后，就把它舀在鉢斗或脸盆里，拿到外面凉着，吃的时候不烫嘴，喝粥爽快了，小菜自然也就节约了。以前的农村农闲的时候，比如过年时的饭菜倒还是比较好的，但越到农活忙的时候，能吃饱就不错了，根本不可能讲究吃菜的。这既有时间紧张的问题，也有经济上的原因，没钱去买菜啊！我家那时也没有什么荤腥可吃，能有点酱瓜、咸瓜干、腌大蒜头下饭就算不错了。那时，我们小孩最盼“黄梅上岸”。“黄梅上岸”，就是夏种（主要是插秧）结束后，农民一般要买些小菜改善生

活,全家聚餐庆贺一番,庆贺全年丰收的基础已打好。啊呀,那时饭桌上能有条香味扑鼻的黄鱼,我们这些孩子真是高兴死了。

“黄梅上岸”没多久,水稻耘耖就开始了。水稻耘耖,有的要“二耘二耖”,讲究一些的要“三耘三耖”。耖稻这活要有点技术,起先我不会,后来也学会了,而且姿势还可以。耘耖有两种姿势:弯耘耖(一般妇女取弯腰手耘的姿势),跪耘耖(一般男子取双膝跪在泥里手耘的姿势)。说句实在的话,“跪耘耖”比“弯耘耖”要省力,所以有的妇女也采取“跪耘耖”办法。“剥棵耘”为耘耖中质量最好的一种,而“蟹爬耘”则是质量最差的一种了。耘耖这活比较简单,只要不偷懒,准能耘好。

一般到了这个时候,那老牛就不用干什么农活了。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则经常会把牛牵到有草的地方,让它自己啃吃。



人民公社集体劳动年代余山公社农民插秧情景  
(摄影:吴四一)